



國家圖書館文津出版基金資助項目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七錄輯證

任莉莉 著

七
錄
輯
證

任
莉
莉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七錄輯證 / 任莉莉著. —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
2011. 12

ISBN 978-7-5325-6082-0

I. ①七… II. ①任… III. ①古籍—圖書目錄—中國—
梁(502~557) IV. ①Z83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1)第 197430 號

七錄輯證

任莉莉 著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l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啓東人民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×1156 1/32 印張 13.5 插頁 3 字數 285,000

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 300

ISBN 978-7-5325-6082-0

K · 1432 定價: 48.00 元

如發生質量問題,讀者可向工廠調換

序

呂友仁

屈指算來，與中州（河南）文獻打交道已有二十多年了。二〇〇四年，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我們歷時十年編寫的《中州文獻總錄》。這本書，換個說法，就是帶有解題的《河南省藝文志》。此書出版後，我就想接着編一部醞釀已久的姊妹篇，叫作《中州文獻鉤沉》。顧名思義，就是把散佚的隋唐以前的中州文獻統統輯錄出來。為什麼只輯隋唐以前？因為隋唐以前的中州文獻學術價值高。所謂高，就是在當時的全國範圍內處於執牛耳的地位，起着導向作用。空口無憑，讓我們看幾個例子：

（一）《子夏易傳》。子夏，即卜商，孔子弟子，以文學著稱，是所謂「十哲」之一，河南溫縣人（此據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司馬貞《索隱》）。按照傳統目錄學的排列順序，此書總是坐第一把交椅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所收的第一種書就是《子夏易傳》十一卷。儘管此書的真偽尚有爭論，但研究《周易》，誰也繞不開它。

（二）戰國蘇秦《蘇子》三十一篇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，後佚。秦，洛陽人，是縱橫家的鼻祖，而此書

乃《漢志》縱橫家領銜之作。或曰：君言差矣，縱橫家之鼻祖乃蘇秦之師鬼谷子，《隋志》子部著錄之《鬼谷子》三卷始為縱橫家領銜之作。答曰：誠如君言，然則鬼谷子乃潁川陽城（今河南登封）人，《鬼谷子》仍然是中州文獻。

（三）陸德明《釋文·敘錄》著錄漢代鄭興《周官解詁》、鄭眾《周官解詁》，均是注釋《周禮》的開山之作。鄭興、鄭眾父子，開封人。鄭玄注《周禮》，引用二鄭之說特多。

（四）漢末應劭《漢書集解》二十四卷和服虔《漢書音訓》一卷。《隋志》史部著錄，後佚。應劭，汝南南頓（今項城）人；服虔，滎陽人。此二書是注解《漢書》的開山之作。顏師古《漢書敘例》「《漢書》舊無注解，唯服虔、應劭等各為音義，自別施行」可證。

（五）西晉荀勗《晉中經》十四卷。荀勗，潁川潁陰（今許昌）人。此書始見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，兩《唐志》著錄同。後佚。這部書的學術價值在於它開創了傳統目錄學的四分法。錢大昕說：「四部分之，實始於此。」（《潛研堂文集》卷十三《答問》）劉壽曾《揚州藝文志商例》：「自荀氏創立四部，沿革至今。」

南朝梁阮孝緒的《七錄》也屬此類，詳下。

為了作《中州文獻鉤沉》，我曾經做過調查統計：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，中州文獻的總數是八百二十一種，其中現存者七十四種，散佚者七百四十七種，分別占總數的百分之九強、百分之九十一弱。前人有輯本者一百七十七種，待輯者五百七十〇種，分別占散佚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三強、百分之七十七弱。

這是一項不小的工程，初步估計，不下三百萬字。這項工程，非我一人所能了。我非常希望有後起之秀能夠參加進來，同心協力，做好這一很有意義的工作。天從人願，本書作者任莉莉女士就是我希望的後起之秀之一。

莉莉女士是河南師範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，華東師範大學古典文獻學博士，專業功底深厚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《七錄》十二卷，阮孝緒撰。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亦著錄。《宋志》不載，蓋佚於宋。阮孝緒，南朝梁陳留尉氏人，《梁書》、《南史》有傳。《七錄》在目錄學上的價值，不亞於我們經常翻檢的《隋書·經籍志》。姚名達《中國目錄學史·分類篇》有「《隋志》者，《七錄》之子」之說。《七錄》輯證的出版，填補了我國目錄學史上的一個空白。可以預料，在未來的歷史長河中，《七錄》輯證將是研究《七錄》的基本資料和新的起點。《七錄》輯證由兩部分組成：《七錄序目》箋注和《七錄》輯證。這兩部分都很見功力。我們知道，《隋書·經籍志序》中的很多內容是源出於《七錄序》的。《七錄序》，舊無注。而《隋書·經籍志序》雖有注，但不安之處頗多。今得《七錄序目》箋注，就能夠從源頭上予以澄清。例如，《隋志序》云：「（李）充遂總沒眾篇之名，但以甲乙為次。」某先生注云：「總，匯總。沒，淪落，遺留。是說李充最後總匯這些淪落遺留下來的篇籍，又編新目。」原意殆不如是。此書箋注云：「據姚名達《中國目錄學史·分類篇》，這兩句話的意思是『有部無種』。所謂『有部無種』，是說李充仿效荀勗的做法，對圖書的分類，只有甲乙丙丁四部，而每一部之下，就不再分類。」

兩相對比，孰是孰非，自有公論。

《七錄》輯證》可以視為《中州文獻鉤沉》中很有分量的一種，它的出版，我自然是非常高興。作者邀我作序，我也一口應允。因略敘始末，是為序。

呂友仁寫于辛卯年端午節

前言

《七錄》是南朝齊梁間阮孝緒所編的一部目錄書，著錄了當時所存於世的圖書，但因後世書災，本書乃至亡佚，學界引為深憾。幸現存載籍尚留有《七錄》的零章斷句，惜散見各處，搜尋不易。若予以輯錄，集腋成裘，於目錄之學或不無裨益。有鑑於此，竊不自揆，取此以為己任，費七載之功，成《〈七錄〉輯證》一書。

在此先將阮孝緒其人其書作一扼要的介紹。

一、阮孝緒其人

阮孝緒（四七九—五三六），字士宗，陳留尉氏人。齊梁間隱士。卒後，門人私謚為文貞處士。事蹟具《梁書》、《南史》。阮氏著述宏富，據其《七錄序目》所言，有《七錄》十二卷，《文字集略》三卷，《序錄》一卷；《正史刪繁》一百三十五卷，《序錄》一卷；《高隱傳》十卷，《序例》一卷；《古今世代錄》七卷，《序錄》十一卷；《雜文》十卷；《聲緯》一卷。凡七種，一百九十二卷。此七種著作，後來不幸全部散佚。在阮氏

的所有著作中，對後世影響最大的，就是《七錄》一書。

二、《七錄》其書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史部簿錄類著錄《七錄》十二卷，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、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同。尤袤《遂初堂書目》著錄。《宋志》不載，蓋佚於宋末元初。唐釋道宣《廣弘明集》卷三尚載有《七錄》之《序目》，凡例尚完，可謂不幸中的大幸。

所謂《七錄》，質言之，即將圖書分為七大類。據阮氏《序目》，知其分類如下：一曰《經典錄》，內含易部、尚書部、詩部、禮部、樂部、春秋部、論語部、孝經部、小學部，凡九部；二曰《記傳錄》，內含國史部、注曆部、舊事部、職官部、儀典部、法制部、偽史部、雜傳部、鬼神部、土地部、譜狀部、簿錄部，凡十二部；三曰《子兵錄》，內含儒部、道部、陰陽部、法部、名部、墨部、縱橫部、雜部、農部、小說部、兵部，凡十一部；四曰《文集錄》，內含楚辭部、別集部、總集部、雜文部，凡四部；五曰《術伎錄》，內含天文部、緯識部、曆算部、五行部、卜筮部、雜占部、形法部、醫經部、經方部、雜藝部，凡十部；六曰《佛法錄》，內含戒律部、禪定部、智慧部、疑似部、論記部，凡五部；七曰《仙道錄》，內含經戒部、服餌部、房中部、符圖部，凡四部。

余嘉錫《目錄學發微》（下簡稱「《發微》」）將古今目錄書分為三類：「一曰部類之後有小序，書名之下有解題者，二曰有小序而無解題者，三曰小序、解題並無，只著書名者。」從「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」的角度來講，自然是以第一類為優，第二類次之，第三類又次之。

那麼《七錄》屬於其中的哪一類呢？細察群書所引，我們認為，《七錄》屬於第一類。理由在於：

第一，阮孝緒在《序目》中說：「總括群書四萬餘卷，皆討論研覈，標判宗旨。」雖語焉不詳，但試想如果沒有小序和解題，「討論研覈，標判宗旨」附於何地呢？

第二，《隋書·許善心傳》：「於時秘藏圖籍，尚多淆亂。善心仿阮孝緒《七錄》，更制《七林》，各為總敘，冠於篇首，又於部錄之下，明作者之意，區分其類例焉。」余嘉錫《發微·目錄書之體制三》說：「案據此傳，知《七錄》於每一錄各有總序一篇，部錄之下亦有小序，與《漢志》、《隋志》同。」有沒有解題呢？有。陸德明《經典釋文·敘錄》在《周生烈》人名下引《七錄》云：「字文逢，本姓唐，魏博士、侍中。」此為介紹作者之例。又《釋文·尚書·舜典》「曰若稽古，帝舜曰重華，協於帝」下注云：「此十二字，是姚方興所上，孔氏傳本無。阮孝緒《七錄》亦云然。」這是勘正書中訛誤之例。由於《七錄》已佚，我們現已找不出更多的有關其書解題的資料了。

《隋書·經籍志》的《總序》認為，《七錄》的「分部題目，頗有次序」。又說：「遠覽馬《史》、班《書》，近觀王、阮《志》《錄》，挹其風流體制，削其浮雜鄙俚，離其疏遠，合其近密，約文緒義，凡五十五篇，各列本條之下，以備《經籍志》。」從《總序》對《七錄》的評品之辭中，已不難看出，《七錄》是《隋書·經籍志》撰寫時的重要依據。

實際上，《七錄》的學術價值遠不止於此。姚名達《中國目錄學史·分類篇》說：「《隋志》論『其分部

題目，頗有次序。剖析辭義，淺薄不經」。而其實《隋志》部類幾於全襲《七錄》。試一推究，則知《隋志》之分類法，實近承《七錄》，遠接《七略》。而《七錄》在分類史中所占之地位，實為承先啟後之關鍵。」又說：「《隋志》者，《七錄》之子，《七志》之孫，而《七略》之曾孫也。」可見沒有《七錄》，即沒有《隋志》。

余嘉錫《發微·目錄學源流考中》說：「阮孝緒自言『總集宋齊已來眾家之名簿』，又言『以所見聞校之官目』，是則凡當時目錄所有，皆加採集，不必親見其書。此則阮氏之創例，後來鄭樵、馬端臨、焦竑之徒，於所未見之書輒據他家人錄，蓋仿於此。」這就是說，阮孝緒是目錄學史上的聞見目錄的創始者。余嘉錫又說：「六代以前，撰書目者大抵供職秘閣，校讎官書。即王儉《七志》，亦成於官秘書丞之日。孝緒心慕高隱，身居韋布，乃以文獻為己任，廣為搜集，補中秘藏所不逮，哀然成一大著作，是亦前此所未有也。」

三、有關《輯證》的說明

(一)《輯證》之名

余嘉錫先生有《殷芸小說輯證》之作，拙作性質與之相同，僭取此名，以寓見賢思齊之意。

(二)《輯證》的主要內容

甲、關於《七錄序目》的箋注

《七錄序目》是中國目錄學史上一篇重要文獻，比《隋書·經籍志》的《總序》還要重要。余嘉錫《發

微·目錄學源流考中》云：「《隋志》總序即用弘表（任按：謂牛弘《請開獻書之路表》）及《七錄序》綴輯成篇。」實際上，《隋志》採用《七錄序》之文要比牛弘之表多得多，所以姚名達「《隋志》者，《七錄》之子」之言確實不虛。

在為《七錄序目》作箋注前，曾想尋覓有無前人成果可以借鑒。聞李致忠先生有《隋書經籍志總序箋注》一文（載《文獻》二〇〇一年第四期；後又收入作者的《三目類序釋評》一書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八月第一版），亟取一讀，但讀過後，感到並沒有講清有關的問題。

例如，《隋志》有「華林園中總集釋典」之句，採自《七錄序》，李注云：「華林園，佛教的園林。後秦鳩摩羅什《彌勒下生成佛經》：『爾時彌勒佛於華林園，其園縱廣一百由旬。』此句華林園，指六朝時的宮苑，三國時吳始建。」今按：華林園既是中土皇家宮苑，何必遠引佛教。華林園並非「三國時吳始建」，對其來歷亦一無所及。其實，胡三省注《資治通鑑》已說得明明白白。其書卷一百二十宋文帝元嘉元年五月甲申：「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，親自沽賣。」注云：「魏氏作華林園於洛中。晉氏南渡，放其制，作之於建康。華林園，在宮城北隅。」又卷一百四十四注云：「華林園，魏明帝所築芳林園也，後避齊王芳諱，改曰華林園。」

又如，《隋志》云：「梁有秘書監任昉、殷鈞《四部目錄》。又《文德殿目錄》，其術數之書，更為一部，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，故梁有《五部目錄》。」根據的是《七錄序》。李注認為「這段話很費解」，用了一千多字

來作注，到頭來也沒有說明白。問題出在李先生把《五部目錄》誤解為五部目錄書了，所以就千方百計地想湊夠五部。實際上，《五部目錄》是一部書的書名，因為這部目錄書的分部，不僅有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另外還有術數部，故稱《五部目錄》。其實，余嘉錫先生已經把這個問題說得清清楚楚。《發微·目錄學源流考中》云：「《七錄序》及《隋志》言文德殿書術數更為一部，為祖暅所撰。然據《七錄》，則《文德殿目》已包括術數書在內，即《隋志》所謂《五部目錄》。而《志》錄劉孝標書仍稱為《四部》，亦非是。」又《發微·目錄類例之沿革》：「六朝官撰目錄，皆只四部而已。惟梁劉孝標撰《文德殿書目》，蓋取《七略》中數術方技之書，自子部內分出，使專門名家司其校讎也。此最得漢人校書分部之意。」

再如，《隋志》云：「（李）充遂總沒眾篇之名，但以甲乙為次。」這兩句話也是採自《七錄序》。據姚名達《中國目錄學史·分類篇》知其含義是「有部無種」。所謂「有部無種」，是說李充仿效荀勗的做法，對圖書的分類，只有甲、乙、丙、丁四部，而每一部之下，就不再分類。所謂「總沒眾篇之名」，就是部下不再分類之義。用今天的術語來說，就是只有一級目錄，沒有二級目錄。而李注卻云：「總，匯總。沒，淪落，遺留。是說李充最後總匯這些淪落遺留下來的篇籍，又編新目。」與阮序原意大相徑庭。

有鑑於此，只好一切從頭做起。好在姚名達《中國目錄學史》和余嘉錫《目錄學發微》幫助解決了很多問題。

乙、《七錄》輯佚

《七錄》十二卷，亡於宋末。今天一些目錄書上著錄的《七錄》一卷，實際上只是《七錄序目》而已。而作為《七錄》的主體，即「總括群書，四萬餘卷」者，仍付闕如。所以，此書之作無所依傍，只能在書海中去一一搜尋了。

關於《隋志》注中的「梁有」

本書定某書為《七錄》所收，主要依靠《隋志》注中的「梁有」二字；其餘則依靠他書中有關的隻言片語。這個判斷是否正確，關乎輯佚的成敗。這裏想就此探討一番。

有許多學者以為「梁有」是「梁朝有」之意。例如，《隋志》經部小學類所注有「梁有《演說文》一卷，庾儼默注」一條，請看學人們的解讀：

① 周大璞主編《訓詁學初稿》云，南北朝時期對前代訓詁專著進行研究的人不少，其中就有「梁庾儼默的《演說文》一卷」。（武漢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，第二九六、三〇二頁）

② 趙振鐸著《古代辭書史話》寫道：「研究《說文》的著作極多，早在梁朝就有庾儼默的《演說文》。」（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，第八八頁）

③ 錢劍夫著《中國古代字典辭典概論》說，在《字林》以後《玉篇》成書以前還有許多字書，其中有「南朝梁庾儼默的《演說文》一卷」。（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版，第四八頁）

其實，他們所斷殊為孟浪。《隋志》「梁有」下所提的書籍並非都是梁朝人所著，如「梁有《尚書音》五卷，孔安國、鄭玄、李軌、徐邈等撰」；「梁有《周官駁難》三卷，孫琦問，干寶駁。晉散騎常侍虞喜撰」。撰者皆梁前之人。故庾儼默是否梁人殊難斷定。需要指出的是，「梁有」的真正含義早有解人。據我們所知，有以下幾位著名學者：

① 南宋王應麟。《隋志》子部醫方類著錄《黃帝素問》九卷，注云：「梁八卷。」這個「梁八卷」，到了南宋王應麟《漢書藝文志考證》卷十，就變成了：「《黃帝內經》十八卷，《隋志》載梁《七錄》云止存八卷。」這說明，王應麟是知「梁有」之義的第一人。

② 清初朱彝尊。朱彝尊《經義考》卷二百九十四云：「按阮氏《七錄》，其書久亡，僅附見於《隋·經籍志》注。」這說明朱彝尊是深知「梁有」之義的。所以，在其《經義考》中，凡是《隋志》的「梁有」，他都改為「《七錄》有」。

③ 乾嘉時錢大昕。錢大昕擔心讀《隋志》者誤解這個「梁」字，就在《廿二史考異》卷三十四《隋書·經籍志》考異中特地上按語說：「按：阮孝緒《七錄》，撰於梁普通中，《志》所云『梁』者，阮氏書也。」

④ 乾嘉時章學誠。章氏在《文史通義·說林》中說：「譬如劉向《七略》既亡，而部次見於《漢·藝文志》，阮孝緒《七錄》既亡，而闕目見於《隋·經籍志》注，則引《七略》、《七錄》之文，必云《漢志》、《隋注》。」

⑤ 《四庫》館臣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《爾雅注疏》提要云：「《七錄》載健為文學《爾雅注》三卷」。案《七

錄》久佚，此據《隋志》所稱「梁有」，知為《七錄》所載。」

⑥ 章宗源。其所著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卷八《七錄》條下云：「《隋志》依《七錄》，凡注中稱『梁有』者，皆阮氏舊有。」

⑦ 黃侃。其《論自漢訖宋為說文之學者》一文中寫道：「南朝則有庾儼默。」黃氏在此句下自注云：「《隋志》：『梁有《演說文》一卷，庾儼默注，亡。』梁有『者，謂梁《七錄》有也。』」

⑧ 余嘉錫。其《古書通例》卷一云：「考《隋志》之例，凡阮孝緒《七錄》有，而隋目錄無者，輒注曰『梁有某書，亡。』」

⑨ 姚名達。其《中國目錄學史·分類篇》云：「《隋志》注中稱『梁有』者，皆《七錄》所有。」正是這些學者，給我指出了一條為《七錄》輯佚的坦途。

輯佚凡例

- ① 實事求是，於不知不詳者，即據實標明，不強為之說。
- ② 凡得之於《隋志》「梁有」者，即徑予收入，不復注明出處。
- ③ 凡得之於《隋志》以外之書者，於按語中注明出處。
- ④ 凡考定為《七錄》所收者，書名、卷數、作者等項，單列一行。
- ⑤ 輯佚者說明，加「任按」二字。

⑥ 按語中所謂「《隋志》失載」，指《隋志》注中未言「梁有」此書，並非言《隋志》未予著錄。
⑦ 作者介紹。一個人有兩種以上著作時，僅置於首見之書按語中。其餘著作，僅注「某人有某某書，見前」。

⑧ 為求文字簡潔，本書多用簡稱。如《隋書·經籍志》簡稱《隋志》，《舊唐書·經籍志》與《新唐書·藝文志》簡稱兩《唐志》，姚振宗《隋書經籍志考證》簡稱《考證》，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簡稱《釋文》，余嘉錫《目錄學發微》簡稱《發微》等。

丙、附錄

收入《梁書》和《南史》的《阮孝緒傳》、前人有關《七錄》的輯本及阮孝緒部分佚書提要，以便學者參稽。